

五
燈
會
元

二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四祖大醫禪師勞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

四祖下二世

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

鍾山曇瓘禪師

四祖下三世

巖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方禪師

不列
章文

四祖下四世

方禪師法嗣

牛頭山法持禪師

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四祖下六世

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

安國玄挺禪師

天柱崇慧禪師

鶴林玄素禪師

四祖下七世

忠禪師法嗣

佛窟惟則禪師

鶴林素禪師法嗣

徑山道欽禪師

四祖下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徑山欽禪師法嗣

鳥窠道林禪師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

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蒙山道明禪師

資州智侁禪師

五祖下二世

不列章次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巨方禪師

中條智封禪師

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不列章次

嵩嶽安國師法嗣

福先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資州侁禪師法嗣

資州處寂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下三世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

資州寂禪師法嗣

益州無相禪師

不列章次

五祖下四世

無相禪師法嗣

保唐無住禪師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

西域崛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臨澹曉了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荷澤神會禪師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耽源應真禪師

荷澤會禪師法嗣

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不列章次

磁州如禪師法嗣

第三世

荆南惟忠禪師

亦名南印
不列章次

六祖下四世

荆南忠禪師法嗣

遂州道圓和尚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和尚法嗣

圭峯宗密禪師

五燈會元卷第二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帝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

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央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遠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于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

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於一。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

行于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于汝。汝今諦受。吾言只在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于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旣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

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
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
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
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
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
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
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
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
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
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當絕心路
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嚮既有聲鏡像能回顧
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
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
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任定俱不
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
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
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
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
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豔吼性空
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

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
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
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
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
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
尋無揀卽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
行可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
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
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
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

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
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
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
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
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
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
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
會非心心復相混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
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
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

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未
劫在幽識抱相都未知放光復動地于彼欲何爲問
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穀難師曰看心有羅穀幻心
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
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于真際自非善巧師
無能決此理仰唯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
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
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群生託疑廣
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畧心不驚野老顯
分荅法相媿來儀蒙發群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
年邑宰蕭元善請任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
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
復踐此出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
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
逝定于雞籠山

四祖下二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
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卽將常以弓挂一濾
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

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
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
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
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
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徙軍者二人聞師
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卽將狂邪何爲
在此師曰我狂欲醒若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
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
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
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幻夢夫一塵飛
而翳天一芥墜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
門化導當付之于汝師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
方禪師師在白馬棲玄兩寺又遷石頭城于儀鳳二
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
旬不歇遺言水葬焉

金陵鍾山曇瓘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謁融禪
師融目而竒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鳩毒受想
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
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二
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四世

旁出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荅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荅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湏息。卽泐般若船。卽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于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于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王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于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卽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

一錫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
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
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
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于殿東別創法堂先
有古木群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
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群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
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
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
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
提道場大曆三年石室前挂錙樹挂衣藤忽盛夏枯
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
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
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
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
嚴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
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
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
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

天柱境師曰王簿山高難見日王鏡峯前易曉人問
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
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
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閣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
已分上作麼生于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
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
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
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
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
去也師曰瀟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
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
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爲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
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
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問從上諸聖
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事請
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
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
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啣花綠
蔡間大曆十四年歸寂塔于山之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參威禪師。遂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卽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着。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

四祖下七世 旁出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于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跏趺而寂。後三年。塔全身于本山。

唐韓文撰碑
今存國清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
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
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
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卽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
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
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于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
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祖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
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馬祖令
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

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
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
將相之所能爲公于是有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
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
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
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賜欽師一名國師欣然
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于貞元八年十二
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 旁出

佛窟則禪師法嗣

會元卷之二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儵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旣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旣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于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

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于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

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韶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于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元和

中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在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猶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于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二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者

耶舍三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

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汲樵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任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于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于蘓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卽位，猶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于東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林儀法物，送殯于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

義福等並為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即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荆絕婚姻朽牀漆六脚心祖眾中尊

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

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

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眾煬帝

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

錫登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

心要麟德元年游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

不奉詔于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

自爾禪者輻奏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

師曰當觀客作用曰如何是客作用師以目開合示

之然于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谿武后徵至輦下待

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

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

無起盡焉用記為况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

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

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

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訶辭

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

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
傍待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

百二十八 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巳酉滅時稱老安國師 門人遵旨昇

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
紫碧于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
落于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于永

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
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

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
奔至即擲衣鉢于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

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
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于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

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
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

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
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

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
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

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

袁可止遇蒙卽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日向
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旣
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
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
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

旁出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于明福
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
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
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
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于五臺山
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
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游方見秀禪師疑心
頓釋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不下山十年水食澗飲
州牧衛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
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
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
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

人于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于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卽依廣福院明讚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摠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郡明月山慧文爲師。師恥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游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于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嚮。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于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野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于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我剋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疆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祇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脈

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時號
爲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
我不禮卽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
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
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遠師一匝而
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叉手
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
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麼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
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
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却遠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
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
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
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
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
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
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關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
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
悟玄旨遂卜廬于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
徒頰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觀其形
反

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
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
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于人。師安得一目我哉。
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
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
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
聰明正直于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
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
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
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
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
汝能不嬌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
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
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
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
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
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
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
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
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

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然而不爲休。信此則雖
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
醉非憊也。若能無心于萬物。則羅欲不爲。媿福淫禍
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悞荒
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
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
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
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奪地祇融
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
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

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
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
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
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
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
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
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
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
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
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

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于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黜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置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

五祖下三世 旁出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于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于嵩山普寂禪師。卽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汭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僧衆瞻禮。因問群臣。

會元卷之二
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傳聞強
記。乞詔問之。帝卽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
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
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
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
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
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
休。留師于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
卽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
終後閣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
鐐。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
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
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
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于言
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任禪師。初得法于無相大師。乃居南

陽白崖山專務冥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
此垂詢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
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
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
公與戎帥召三學願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
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
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
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
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汝者是也公曰有據
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

不妄精進無有滌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
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
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止也于時遮樹
鷓鴣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鷓鴣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
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曰佛世
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
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
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
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依
屬大眾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

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
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
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
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
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
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
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
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
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
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

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
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
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
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
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
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
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
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
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
沈不淨無為無相活鱖鱖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

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眾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于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于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其真要。其僧卽往參六祖。

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卽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參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

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于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為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眾叅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為示眾，師曰：嘗指誨大眾，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于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

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碑，盛行于世。其畧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于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于有也。不有之有，去

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今曹谿明。師寂滅。今法舟傾。師譚無說。今寰宇盈。師示迷徒。今了義乘。匾檐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未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

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于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

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斃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雋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

不能測于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于門外覓三車。况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

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

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謫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干轉處不留情。繫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

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
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
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
立秀禪師爲第六祖。而忌大鑑傳衣。爲天下所聞。然
祖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于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
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
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
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什久而方甦。求哀悔過。卽願出
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于汝。汝可他日

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
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于汝。汝
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于
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
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
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
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于佛經。曰。經說佛
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
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
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爲講說。

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
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
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
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
若無常心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
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
比爲凡夫外道。執于邪常。諸二乘人。于常計無常。共
成八倒。故于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
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
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
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
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
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
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
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
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
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
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
開示。以爲法切。故于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

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于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

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于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于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

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無。為。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象。色。象。一。一。音。聲。

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疆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真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早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于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遶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

公。幸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小無速乎。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温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于世。○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

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
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
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
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麤
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
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
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
奢摩他頌也○毗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
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
○優畢義頌第六偏修于定定久則沈偏學于慧慧
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義頌等于定慧令不沈動
使定慧均等捨于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
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
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
卽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卽事而真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
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
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曾故次第十明發
願文誓度一切○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

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

觀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

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誠其疎
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
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
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
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
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
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
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
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卽是是如是只
是非是非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非不是不是是

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
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
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
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
宗旣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
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言
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
理無差之理卽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
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

會元卷之二
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温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于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爲達邪乃往參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峯曰大好寸絲不挂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游方以景雲歲口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峯非

真覺存也永嘉既到曹谿必嶺下雪峯也未詳法嗣故附于此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進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進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

亦不存。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進作禮信受。旣回闕。進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卽勅光進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旣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摠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也。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

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旣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于相上說于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

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
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
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卽悟無
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
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
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
與道懸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
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
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
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

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
始得名爲觀自在。真禪師問道。旣無心。佛有心否。佛
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
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
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
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摠是假
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
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
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旣是無。卽悟二俱
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空。疆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

人見解師卽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疆修道本無作大德疆作道本無事疆生多事道本無知于中疆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旣假名

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真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旣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况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祇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

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于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醒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曠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遊方時，屈于河朔。有隍禪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于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

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任。離。任。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于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眾。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

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

獼猴。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因測

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山曰大

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涉

境心後入自受用三度所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

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

為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

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

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為甚麼不見

沙云只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

為太近。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

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

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

生商量玄覺微問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

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于這裏商

重得去便識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

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為復明國

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

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

師真來否。曰祇這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

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

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祇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

後。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

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

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

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

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

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請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曰：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于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于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于邪道處？師曰：不見。

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南陽張漬行者。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曰。祇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祇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怎麼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着。懸挂着。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

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右脇長往塔于黨子谷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真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

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任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于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旣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師尋往西京。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也。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于內六處有疑問于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

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卽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卽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

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于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于荆吳嵩嶽。漸門盛行于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于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六祖下二世 旁出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卽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携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

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
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
甚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
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斫額師乃
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
師一擲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曰設齋有僧問
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
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澤

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卽已有。光非外來。縱
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
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卽寶。
寶卽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
抗行。爲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
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
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
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
蒙山。于唐元和二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

旁出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旁出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亂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眾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于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忠禪師。南忠曰。傳教人也。當宣導于帝都。復

見洛陽照禪師。

奉國神照

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

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蹟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秦恭。斷臂請恩。師先齋書上疏。王遙叙師資。往復慶慰。尋秦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回住

鄂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峰蘭若。太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為一藏。或云一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唯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

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眾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况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大衆諸佛了之根本也。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一禪行。但是六中之一。

哉。然禪定一行。最為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于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

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消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

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于軀命。愍人切于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每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于漸修。證師說符于佛意。意旣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迹涉名相。誰辨金鎗。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

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較于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于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于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于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

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

周禮曰函

人為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

隨宗徒彼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此相非耳

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

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于此時不

可以默矣于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

鎔鉞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

舉者皆順

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

據會要而來者

同趣

周易畧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

不統

也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

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

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

日而委曲回照疑障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

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

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

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

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

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

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

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請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

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

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與則外戶不閉

而守在我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混槃

和會諸法唯揀別不當復執情攘臂于其間也師又

魔說及外道邪宗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蕭俛相公呈已見

論皆裴休為之序引盛行于世

解請禪師注釋荷澤云見清淨體于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于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

真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

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此時更無所見照

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獨立夢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

智亡階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不

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

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

于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為一聖一法後示及俛狀答史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

之為復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

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

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

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

是修行即真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

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

會元卷之二
圓滿答真理。卽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
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
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卽。了。爲
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卽。同
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
鎔。消。悟。凡。夫。而。卽。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
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
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
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
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

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卽。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
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何。故。更。勞
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旣。自。云。卽。非。衆。生。
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卽。說。佛。滅
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卽。名。
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
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
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
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
如。彼。生。佛。旣。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

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既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于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祇傳一人。既云于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于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

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主。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卽是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著于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

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惟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

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于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于興福院誠門人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任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峰茶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于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真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附

文殊菩薩

天親菩薩

維摩大士

善財童子

須菩提尊者

舍利弗尊者

殃崛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耶吒太子

跋陀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雙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洲僧伽大聖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扣冰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于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

會元卷之二
聖賢
宜是爲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
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竟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
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
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
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于
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
不二法門于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
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
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
門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
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
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
樓閣內有一彌勒頌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
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
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爲甚
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善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者曰空中

雨花讚嘆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于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恐不得恐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

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金剛經卷之二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拊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

會元卷之二
日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
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
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
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
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
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
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
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
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
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
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
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
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
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
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
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
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
來皖山劔水之下以剪尺拂子在杖頭負之而行天
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曰

十二帝問其旨如何荅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務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汭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旛檀也卽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汾陽曰不枉西來師垂語

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晉建晉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攬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一僧高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言今攬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

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鞞之所多鈍鐵良醫之
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
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卽
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
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
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
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
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
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
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誦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士端

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
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問是僧
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鞞履帝曰是
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
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
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
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
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
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念
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卽律淨律淨心心卽

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于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

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跟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憐迷覺性。還却受輪迴。覽鏡容顏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忽染沈疴

疾。因成卧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尚恣貪嗔。精鬼隨生路。遊鬼入死關。祇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遊花永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品塞滿虛空。看取

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顛。荊州華容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于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
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
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
作禮而退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
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
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
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
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代曰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弗向一僧背上
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弗曰是甚麼僧曰這風扇

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
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
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旣
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
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
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
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
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槌脅曰蒼天
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

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
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
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
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臞

烏罪 臞奴

切感額皤腹出語無定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
并破席几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鄞肆聚落見物則
乞或醯醢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
子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
我一文錢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义手而

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
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放下布袋义手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
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
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和尚
別日歸去來師曰

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
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
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
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

知智者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疆分別聖
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
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
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
我何。寬卻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
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
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十方。八
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
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
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

人皆不識。不塑亦不粧。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
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
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一鉢
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
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于岳林寺東廊下。端坐
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
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池州。亦
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于
七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

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
因以名之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
物一味却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
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
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
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有
問師凡邪聖邪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
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
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相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爛
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于武宗
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
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
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峯手携鳧茈一包醬一
器獻之峯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茈峯曰何處得來
師曰泥中得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峯曰還更
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峯曰何處得
來曰自合得峯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峯異之曰子
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鶯湖歸溫嶺結庵

今爲永繼
豐寺

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
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
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
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
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水化瑠璃爭奪
衆星明日莫祗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
如何曰梅花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王之召延居內
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
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
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
蘇油茶毗之祥耀滿山獲舍利五色塔于瑞巖正寢
謚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
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
東遊此土八蜀禮晉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
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
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任世千
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
居祝融峯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
鄴會達磨八梁師就扣其背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

八內遊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
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
往鄮峯登太白穿鴈蕩盤礴于翠峯七十二庵回赤
城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太巖等處返飛來棲
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道人遊之句
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
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
曰白犬衙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
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
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卽澡浴易衣趺坐謂雲
曰吾在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
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任心他生復來此頃
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
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
龔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持
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
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
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
之

孫昌裔

陳一元

曾熙丙

沈士奇

翁登彥

林弘衍

龔懋璧

陳弘道

林 際

曹孟振

李萬化

陳允繼

王用豸

HYL(C)

T
1898
8632
copy2
vol.2